

六名埃博拉研究者：献出生命 留下论文



本报记者 高四维
实习生 杨晨程 施文荻

西部非洲，埃博拉病毒导致的疫情仍在肆虐。

9月2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警告说，西非埃博拉疫情正走向“失控”。世界卫生组织称，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得到控制之前，估计会有两万人被感染。

5天前，国际顶尖刊物《科学》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来源和传播的文章，论文名称为《基因组测序：揭示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的起源和传播》。

这篇论文是目前该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8月5日投稿，21日即被接收。论文共有58位共同合作者，分别隶属于13家国际研究机构，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以及美国杜兰大学等。

来自塞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的6位作者未能看到论文发表，其中5位因感染埃博拉病毒牺牲，另一位则在文章出版过程中因中风去世。他们均是抗争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科技人员。

这6位遇难者分别是玛布露·芳妮，塞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护士长；亚力克斯·莫伊博，注册护士；爱丽丝·克沃玛，病房护士；穆罕默德·富拉，实验室技术员；谢克·哈玛·坎，塞拉利昂健康和环境卫生部国家拉沙热项目主任。还有西迪基·萨法，他是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因中风去世。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目前，超过240位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半数以上牺牲。

此轮疫情可能是10年中非埃博拉病毒传播引致

埃博拉病毒病（以往称为埃博拉病毒性出血热）是致命的人类疾病，病死率非常高。世界卫生组织称它为“世界上最



当地时间2014年8月24日，利比里亚多洛镇，民众参加周日祈祷，为接触埃博拉患者的医疗工作者祈福。
John Moore/Getty Images/CFP

凶猛的疾病之一”。其传播感染的途径是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的血液、体液和组织。

1976年，埃博拉病毒病首次大规模爆发于非洲中部的刚果共和国，当年共有318例病例，其中280例死亡，致死率高达88%。此后，埃博拉病毒病不断地在非洲中部蔓延。

最新一轮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于2014年2月出现在几内亚，并在3月传播到利比里亚，5月至塞拉利昂，7月底至尼日利亚。到本周，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已经有3500多个确诊病例，1500多人死亡。

2014年的埃博拉爆发中，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来自于人类之间的传播。感染病毒到症状出现的周期在2~21天左右，生存率约47%。

塞拉利昂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截至8月26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布的数据为1026例疑似与确诊病例，其中422例死亡。

哈佛大学和美国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是此次论文的主要研究单位之一。论文合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博士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与凯内马公立医院在拉沙热病的研究上保持了多年的紧密合作。2009年起，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与美国杜兰大学联合进行埃博拉研究。

“这些合作者会定期共享信息、数据和样本。同时，哈佛大学和博德机构为西非科学家提供训练与指导。”安德森说。

论文研究人员收集了塞拉利昂出现埃博拉疫情初期的78名患者的99个病毒样本进行分析，并与此前的基因组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此次西非病毒大规模爆发可能来自于过去10年里非洲中部的一些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引发此次疫情的病毒可能首先由动物传给人。其中一种可疑动物为果蝇。

研究证实，塞拉利昂的疫情可追溯到一名几内亚传统治疗师的葬礼，这名治疗师因给埃博拉患者治疗而感染病毒死亡，来自塞拉利昂的13名女性参加了他的葬礼。塞拉利昂的第一名被确诊的埃博拉患者即为其中一名年轻孕妇，她因发热及流产住院治疗。

研究者称，这13名女性在葬礼上感染了两种不同的埃博拉病毒，但目前尚未确认是由于死去的治疗师同时感染两种埃博拉病毒，或是参与葬礼的其他人在别处感染另一种病毒。

这篇最新发表的论文在最后表达了对遇难作者的纪念：“不幸的是，为塞拉利昂的公共健康和研究作出了巨大努力的5位共同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并未能战胜病毒，于文章发表前离世。我们缅怀他们。”

“他证明了英雄的含义”

凯内马是塞拉利昂第三大城市，人口约19万。作为世界上拉沙热（一种因拉沙热病毒所致的急性病毒感染——记者注）



当地时间2014年8月30日，利比里亚蒙罗维亚，“无国界医生”组织运营的埃博拉治疗医院。今年以来，利比里亚遭受埃博拉疫情重创，目前已有624人死亡。
DOMINIQUE FAGET/CFP

发病率最高的地区，蔓延而来的埃博拉病毒无疑给这座城市以致命一击。

有26位论文作者来自塞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均为一线医务工作者。他们负责筛选可疑病例，记录并收集血液样本，分离血浆或者血清，提取核糖核酸，诊断埃博拉病毒病人。这些生物样品最后按要求空运至哈佛的研究机构进行重复检验。

法新社曾报道，截至8月20日，有277人因埃博拉病毒病死于凯内马公立医院，其中包括12位护士。另有10位护士感染但幸存。

法新社称，这些死讯引发了100名护士罢工，她们认为埃博拉病房管理不善。

这些牺牲的医务人员并没有留下太多个人资料，有的甚至很难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

除了谢克·哈玛·坎，他是领导抗争塞拉利昂此次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首席医生，坎死于7月31日，时年39岁。

许多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怀念他。“在这个‘英雄’一词被滥用的世界，他证明了这个词的含义。”一位朋友说。在他去世以后，塞拉利昂总统宣布他为国家英雄。

坎曾在塞拉利昂大学学习药理学，毕业后与非洲传染疾病基因组卓越中心、非洲人类遗传与健康倡议组织一起工作，还是病毒性出血热共同体的创办人之一。作为病毒性出血热的专家，他已经救治拉沙热患者十余年。

坎有四个兄弟姐妹，家人早已移民美国。这个夏天，他原本被邀请至哈佛大学访问，但最终决定留下，与埃博拉战斗。他亲自救治了100多名患者。

去生前，坎曾接受媒体采访，说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医务工作者第一时间接触病毒感染者，所以很容易被感染。即使穿上全套防护服，也是危险的”。

和他合作的科学家、论文的通讯作者帕蒂斯·萨柏提在悼念时说：“我会想念他的笑容和善良的心，也会一直敬重他过人的勇气、忠心与力量。”

坎的家人目前正计划以他的名义成立基金会，以帮助那些已经牺牲的医务工作者的家庭，为学生接受医疗训练提供资助，为研制抵抗埃博拉与其他病的药物提供支持。

夏天的魂灵

去世的论文共同作者中有3名护士。其中，玛布露·芳妮是凯内马公立医院首席护士，还是一名助产士。自1989年起便开始在拉沙热病房工作，有30多年的拉沙热病工作经验。最初，她在塞拉利昂塞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卫理会医院工作，并参与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拉沙热病研究试验。她曾经感染拉沙热病，经过数个月的治疗后恢复。7月，在照顾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孕妇同时时，她被感染，于数天后去世。

与玛布露共同照顾这位同事的爱丽丝·克沃玛亦被感染，她在拉沙热病房担任护士6年多。

在脸书的个人主页上，玛布露只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穿着白衣花裙，眯着眼睛，微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另一位护士，亚力克斯·莫伊博，同样在照顾同事时被传染。她在拉沙热病毒护理上已有10年以上的经验。

穆罕默德·富拉则是塞拉利昂东部理工大学的一名教师，并在拉沙热实验室做了6年兼职。他在此次论文的合作中担任化验员。他的一些亲属死于埃博拉病毒病，或许因此受到传染。

这些医务工作者是在近7月内相继离世的。悲痛的是，无论是此前，或是之后，死亡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离开无疑重创了塞拉利昂的医护与研究工

8月13日，塞拉利昂另一位著名医生默多非·科尔在无国界卫生组织的一家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去世。他被认为是首都弗里敦的康诺特医院救治病人时遭受感染。

默多非有着25年以上的医疗经验，是塞拉利昂卫生部的高级医师。他的朋友乔纳森在当地的媒体上撰文纪念他：“他总是与公众和同事保持友好关系，对工作保持愉悦与热情，履行职责时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我们爱他，但上帝最爱他。”乔纳森说。

疫情完全被控也许仍需数月

论文的第一作者斯蒂芬·吉尔亲自抵达了塞拉利昂凯内马公立医院的实验室。他来自哈佛大学以及博德研究所。

当他决定前往塞拉利昂的时候，前方是未知。“我会独自一人死在热带雨林中的某间隔离病房里吗？我只知道所有我能做的只是在诊断中保持信念，并祈祷最终的结果是阴性。”他在个人记录中写道。

42岁的曹广是北京市安贞医院普外科的一名医生。2012年8月，曹广和安贞医院的18名队员作为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的成员，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工作，为时两年。在微博上，他用“救命鼠cg”的昵称写下了近500条“援非日记”。

2014年3月，曹广参与接诊了科纳克里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医院内与这名病人有过接触的6名医生护士都不幸感染了病毒，包括曹广的战友。之后曹广也经历了21天的隔离期，幸运的是，他被确认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

他是第一个接触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中国医生，在描述当时的心情时，他说：“恐惧、祈祷、惦念、失望、感动……太多的情感融于其中”。

在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同样有20余名中方医务人员在继续工作。该院副院长白兴锋称，曾有6名中国医生与1名中国护士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目前，他们均状况良好。

8月上旬，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了9名公共卫生专家分3组前往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3国支援抗击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防疫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培训。此外，援助了一些物资，包括3000套防护服。

一名参与援助的专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塞拉利昂，他观察到：“当地的医疗已经无法再发挥力量，必须靠WHO、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卫生组织等的帮助进行疾病救助和疫情控制。”

在许多前往塞拉利昂支援的专家的眼中，那里的一切都是陈旧的。长达10多年的内战，以及数年的疫情与如今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之后，这个国家恢复缓慢。

联合国的最新官方通报称，当前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这种病在近40年的历史中程度最严重、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一次爆发，即使是那些在1970年代和1995年曾与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医务人员，也未曾见过。

安德森称，接下来，这些研究机构将与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国家合作，包括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研究那里的病毒，我们将继续研发诊断，和其他机构合作，持续支持塞拉利昂的相关工作”。

“遏制疫情需要进一步的支持、训练、基础设施和基金。我们的研究证实，疫情的蔓延主要是人际间的传播。因此隔离患者是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关键措施。未来，埃博拉病症初期的防治需要对本地球科学家和医生进行更多培训。如果国内的病情可以准确快速地确定，那么疫情将会减弱。”安德森说，“遗憾的是，我们仍无法预测此轮爆发将持续至何时，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也许仍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但这只能依靠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和援助。”

与埃博拉的抗争仍在继续，正如有声音所说：“人类抵御埃博拉，靠的不是某几个人，而是每个人。”



本报记者 丁菲菲
实习生 王海萍

广东、湖北6个市州的初一新生，大概不会想到，就在等待开学的这几天，他们的教材选用已经经历了一场风波。

以初中英语教材为例，这几年用的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版本（以下简称“仁爱版”），现在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以下简称“人教版”）。在这6个地级市被教育部门纠正后，仍有5个市州使用人教版英文教材，孝感市则坚持使用人教版化学教材。在阳新县，已经发到学生手中的人教版英语教材，近日又换成了仁爱版。

“一波三折”的换教材风波

8月12日，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仁爱所”）向教育部举报，广东省河源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6个市州教育局不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擅自更换教材。

仁爱所是一家教育部批准的拥有中小学校教材编写资格的民营教育研究机构，创办于1992年，已经编写了通过教育部审查的英语、化学、地理等3科教材。

在这次教材更换涉及的两省6个市州中，广东省清远市、河源市、湖北省恩施州、随州市、黄石市阳新县均将初一新生的英语教材版本换为人教版。此外，在清远市教育局给出的教材选用结果公示中，除去初中英语一项，还涉及初中物理、初中化学、小学英语、高中英语共6个调整学科，均更换为人教版。

在广东省河源市，7月8日，河源市教育局贴出教材选用结果公示，公示称：“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对初中英语教材版本进行重新评审。专家评审及投票决定，河源市2014年初中英语教材推荐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材。”

仁爱所举报称，更换教材未通过教材选用委员会，并请外地专家评审如何选用本地教材，很荒唐。

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显示，“地市教育局应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教材选用委员会应由骨干教师、校长、学生家长代表及教育行政和教研人员组成。教材选用委员的成员要具有高级教师职务，在本地区有一定知名

度，能秉公办事，且与教材编写、发行无任何关联”。

广东省教育厅的答复则证实了河源市教育局更换教材的违规事实，广东省教育厅核实称：“河源市教育局党组会决定2014年对本市英语教材进行重新评审，未经该市教材选用委员会进行评选，另行聘请异地教师为该市学校评选教材”。

8月1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发函通知广东省教育厅，要求河源市教育局对违规事实予以纠正。

8月20日，河源市教育局贴出一纸通告——“关于调整河源市中小学教材选用委员会成员的公示”。名单共33人，其中英语教师4人。

8月25日，河源市教育局贴出“关于选用初中英语教材版本的公示”通知，通知称，“中小学教材委员会组织本地专家对初中英语教材进行重新评审”，投票结果是选用人教版英语教材。

清远市也经历了一场换教材风波。

7月3日，清远市教育局贴出“2014秋季中小学教材选用情况”公示，包括初中物理、初中化学、小学英语、初中英语、高中英语5个被调整学科，每一学段共9名评委，全部替换为人教版教材，除高中英语外，各学段参会人员全票通过。

一名参会的教研员告诉记者，对于这次教材选用会，“领导让去参加就参加了”。

清远市教育局对于此次教材更换给出的解释是，“按市政府关于广清一体化的战略要求，我们计划教材将分步实现与广州的对接”。但据了解，广州市小学英语教材使用的是科学教育出版社版本，初中英语则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版本。

据记者手中的一份清远市政府2013年6月21日“市中心区域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会议纪要”显示，会议议定，“请市教育局抓紧研究与广州市教材一体化的问题，从今年秋季开学起，以清城区为试点，实现与广州市教材的一体化”。

而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教材选用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教材选用工作。”

8月28日，教育部发函广东省教育厅，要求清远市纠正。

28日晚，接到教育部函文后，仁爱所连夜派车运送教材前往广东省。“我们已在新华书店仓库前停留两夜，广东出版集团也已电话通知同意接受河源市、清远市七年级上册英语教材。”仁爱所负责人说。

随州市、恩施州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均表示，更换教材是经过教材选用委员会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更换的。至于公示，“教育部门没要求网上公示，我们是在教育局大厅里公示的，结果已经备案。”恩施州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说。随州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结果已经过公示。

参与孝感市教材选用会议的一名教研人员表示：“公示结果大概挂在教育局大厅里。”对于是否有反对意见，结果是否有变动则回答不清楚。另一名与会的人员则直接表示：“结果是领导的事，你不要问我。”

对于英语教材更换一事，阳新县排排中学的一位老师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并告诉记者，县教育局之前确实在学校做过调研，“我记得当时对人教版和仁爱两个版本的支持率是一半对一半吧。我们在使用仁爱版之前用的就是人教版”。阳新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负责人表示，“时间紧，我们没把结果公示”。该负责人还透露，这次更换教材是源于4年前黄石市教育局对阳新县使用“仁爱”版教材的试点没有通过验收，“听说当时是（黄石）市里的意思”。黄石市教育局则表示知晓阳新县教材更换一事。

对于黄石、恩施、随州、孝感4地教材更换，湖北省教育厅称，“这4地的教材选用结果没有报省教育厅备案，黄石市阳新县以县为单位选用教材”。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教材选用委员会选用的结果应予以公示，并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从2005年秋季开始，教材的选用工作要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以（地）市为单位进行”。

8月28日，教育部发函，认为以上4市

州违规，要求纠正。

8月30日，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已向仁爱所发送订单。

违规更换教材不断的背后

2010年，安徽省滁州市等五地市中途更换学生教材版本引发争议。

2011年，黑龙江省绥化等三市多年使用未获批教材、行政干预教材选用。

2013年，海南省教育厅和广东省江门市教育局违规更换中小学教材版本被教育部连发叫停。

教材更换风波不断源于中国教育部2001年启动的教材多元化改革。

当年6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放开了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权。获得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教材，即可出版投入使用，从而打破了全国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垄断格局。

此后，教育部办公厅每年发布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学用书目录。由仁爱所编写的供七年级至九年级学生使用的英语义务教育教科书即收入在此目录中。

2007年，广东省教育厅核定仁爱所编写的英语教材作为江门市、肇庆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和河源市等6个城市的指定教材。

2004年，仁爱所编写的教材开始进入湖北省。2010年，湖北省恩施州随州市、荆州市、孝感市、咸宁市、潜江市和黄石市阳新县6个市州1县使用仁爱版教材。对于此次更换教材事件，人教社表示有所了解，但地方教材选用的具体决策他们不清楚。“地方教材选用，人教社自己不会去干涉。不过负责片区的员工会做一些宣传推广。”人教社回应说，“教材选用还是以地市为主，组织班子选定，选完以后，方案要报省里批准后，向当地新华书店订阅，然后由新华书店报出版社，具体的选用过程出版社不清楚。”

据了解，在义务教育阶段，人教社的全国教材覆盖率在50%以上，高中阶段在

60%以上。

“为什么更换后得到使用的教材都是出版集团‘租型’教材，而且基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仁爱所负责人提出质疑，“‘租型’教材的地方出版集团在无任何创造性劳动、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的前提下即可获取大约出版总利润的90%，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

在2001年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是国家唯一指定使用的教材。当时由于物流和生产能力所限，为了保障每年9月开学能拿到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会将教材的胶片“租型”给各省新闻出版部门，新闻出版集团则委托地方出版社印刷，由新华书店独家配送。而各省新闻出版部门只需按照教材总码洋的3%到4%向人教社支付“租型”费。这就是所谓的“租型”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广东省的唯一代理单位是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工商注册成立，是广东省出版集团以主要经营性资产和业务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公司。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008年颁发的一份文件还明文规定：“2008年秋季至2009年春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的选用和政府采购工作，由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和统一供应。”随后，广东省教育厅代表省政府与广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材政府采购合同书》，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统一供应政府采购的免费教材。

在湖北省2014年免费教科书招标公告中，“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2014年秋季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由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统一供应”。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是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然而教材编写开放后，地方出版集团希望保留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租型”，但新加入的出版社由于教材的编写投入都是自己出钱，往往不愿意“租型”。

在广西教育厅2007年的（8号）文件

也可见“租型”教材的强势地位。该文件称：“根据自治区领导的指示，要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标实验教材在广西的市场份额接近或达到50%，以确保广西出版总署继续获得人教版教材租型权。”

监督却没有处罚,违规也就屡禁不止

“出现非正常更换教材，最核心原因是存在利益链条。其次是管理机制、监督机制、惩罚机制不完善。”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

作为多年研究教育政策的学者，周安平认为用外地专家评审本地教材说不通。“理想的情况是，国家制定政策标准，市一级作为选择主体，省里进行一个宏观调控。”周安平说，“最好是有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第一层省一级、地市一级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层就是通过纪委来监督，第三层违规违法就是司法管理。从行政管理、纪检管理、司法管理来监督，违反了哪一方面就按哪方面的规定处理。”

出版社的一位资深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小学教材市场乱象源于教育部门的规章不够细，操作性不强。“当前的中小学教材选用，说到底还是地市有建议权，省厅有决定权。但是怎么建议，建议谁选，这里操作空间大”。另外，教材编写资质放开后，市场的力量也进来了。行政、市场两种力量都起作用”。

目前，我国教科书的选用工作所依据的是教育部办公厅2005年2月2日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材选用工作的通知》。

前述关于教材选用要成立选用委员会、结果公示并报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均出于此。但是，该规定并未对违规的处罚作出实质性规定，仅在第六条写明：“教材选用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干预教材选用工作。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各地（市）教材选用工作进行监督，要设立投诉和举报电话、信箱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纠正和处理教材选用工作中的问题。”

这次广东、湖北被举报违规更换教材后，教育部要求纠正。此前海南、江门被曝出更换教材后，教育部也只是发文责令进行整改。

“现在的教材选用办法缺少实质性的监督、问责手段。”周安平说，“建议教材选用委员会中有纪检部门，这样就会知道程序合不合规，换教材的理由是不是充分。”